

副刊

看着她娇小的甚至有些枯干的背影消失在火红的黄栌树林里，那一刻，我忽然就为她那淳朴的爱情所感动。一边是辛劳琐碎的日常生活，一边是牵肠挂肚的惦念。在日日提心吊胆的张望中，矿工们的爱情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成了一件贴身的衣服，体已、暖身，相依为命。那些注入到一壶热酒一碗姜汤中的关爱，让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变得如此苍白、矫情。

——摘自《5点45分的爱情》

资深相女

胡玉兰



这年头，有“资深教授”、“资深记者”、“资深领导”，甚至还有“资深博客”、“资深美女”，什么都讲究个资历，以上的这些称谓自己都还靠不上谱，但如果要排“资深相女”，咱算一个。

虽然年纪不老，相亲的历史却堪称悠久。从22岁那年被老妈强行拖去第一次相亲，迄今已有不少年头，相亲的对象也是不计其数。有初中毕业的，也有硕士研究生；有骑自行车去的，也有开奔驰600去的；有一米六几的，也有一米九几的；有机关办事员，也有私企老板……

最尴尬的莫过于相到昔日同学。遥想当年，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，何等的风华正茂，心高气傲，而今却落得个形单影只，靠相亲来寻找意中人的悲惨境地，当真是羞愧得一塌糊涂。不过后来一想，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自惭之。

最难过的是伤自尊。有一次去相亲之前，我跟女友说好，如果见了面不中意，就借机到洗手间给她发短信，让她五分钟之后打电话过来，然后我就假装有事赶紧开溜。结果那天一见面，真是不中意，正准备起身去洗手间，那家伙已经先我一步站起来了，说是上个洗手间。两人总不能同时离开座位吧，于是我趁坐在那里等他的空隙，给女友发了个短信，让她待一会儿打电话过来。女友的电话还没到，他已经回来了，而他的手机却响了，然后就称有事，先走了。伤自尊哪！

最无奈的是重遇曾经的相亲对象，我还真碰见过一次。那天，介绍人事先也没说太清楚（也可能我没听清楚），稀里糊涂就去了。结果一照面，两人盯着对方愣了几分钟。我心想，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？后来才想起，一年之前曾相过一次亲的。能说什么呢？唯有在心里打趣地问一句，您老人家也还是一个人啊？

最有趣的一次相亲是认错人。介绍人约好说在某某茶座，男方穿一件白色T恤，我径直到了那里，见到一个穿白T恤，面相很干净的男孩子，心想肯定是他吧，打了招呼然后坐下。接着就开始闲聊起来。他举止优雅、谈吐不凡，是所有我见过的男孩子中最让我心动的一个。当下心中欢喜，心想终于遇到良人。后来介绍人打电话来说，对方因临时有事，不能赴约。令我瞠目结舌——对面这位帅哥是谁？

不曾想，这次误会竟成为我们的缘分。帅哥于半年之后终止了我历时五年浩荡的相亲生涯，将我隆重迎娶回家……

好鸟，话不能多

耿志国

黄永玉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大画家。老头一脸的匪气，桀骜不驯中，却也多少还透露出人到老年之后特有的慈祥。

他不仅画画得好，且充满睿智。

他的睿智，不仅仅表现在他言语的犀利与幽默上，更主要是表现在他的绘画上。因为，一个画家，最终是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的。

比如，他画郁风，画的是一只鸚鵡。画好，题的几个字更是精彩：“鸟是好鸟，就是话多”！

那鸚鵡，配上那样的字，真是令人拍案叫绝：贴切、准确、诙谐、幽默，而且和谐……

瞧着那画儿，尤其是那几个字，即使瞧不见那画儿，鸚鵡总是见过的，想想那几个字，极有意思的字，想想，细细地想，觉得那画那字，除了好玩，是不是寓意颇深呢？

鸚鵡几乎人人都很喜欢，喜欢它的聪明，喜欢它极强的模仿能力，喜欢它时不时一本正经冒出人说话的样子。因此，它是好鸟，是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好鸟，甚至可

我十三岁那年，生产队每人分了五斤黄豆，我家七口人，一共分了三十五斤。父亲决定拿出二十斤做个年豆腐。那时候，一块萝卜，一块咸菜，我们都能蹲在墙根啃半天。听说要做年豆腐了，我们姐几个高兴坏了。

腊月二十二晚上，父亲拎着豆子去了豆腐坊。小年那天早晨，我起来后，也跑到那里，围前围后地看豆腐匠张大爷做豆腐。

豆腐坊里一头毛驴正在那来回拉着石磨，父亲隔一会儿，就往磨眼里填那些泡过的豆子。张大爷则把磨好的豆浆填到锅里，然后不紧不慢地靠在门框上拧起旱烟来。我望着翻开的豆腐锅直咽唾沫。

张大爷笑着说：“小子，别急，等会豆

以作为一个家庭的“门房通报员”——有人来了，它就会先行通报给主人知晓了。

但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却不太喜欢话多的人。他们往往被称之为“饶舌的人”；或者被称之为“长舌妇”——这是颇有些歧视性的，也是对那些喜欢搬弄是非，“扯老婆舌”妇女的专用称呼。对于男人，尤其是对于在场面上混的男人们来说，其劝慰与警戒性的语言就是所谓的“祸从口出”，所谓的“言多必失”，等等。这些语言的意思，无不昭示着话多者的令人讨厌，也在奉劝话多者必须慎言。

黄永玉无疑是深知这些道理的。

于是，他就以玩笑的形式，调侃于老友郁风，也在委婉地告诫郁风，若真的想做“好鸟”，话就不能太多。

这种告诫，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告诫。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温婉圆润，即使是劝慰，是对老友的劝慰，也是极委婉地，绝对不会伤及被劝慰者自尊心的。同时，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坚韧性。它的坚韧性，使之能代代传承，永不会消失或减弱；也使得任何



与之相抵触的东西，在它貌似温婉圆润的面前，都会如同水银屑般地消融得无影无踪。

有着一些匪气的黄永玉尚且如此地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劝戒老友，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婉与坚韧了。

在这种的温婉与坚韧面前，别管是文人，还是其他的什么人，不遵循它的规则，不老实地“三缄其口”，其结果就难免会像那只黄永玉笔下的鸚鵡般，被人们善意地讥笑为：“鸟是好鸟，就是话多”了。

豆腐香

朱德坤

浆熟了，大爷给你喝豆浆！”我知趣地蹲在灶坑边，往里面填柴禾。豆浆开的时候，张大爷放一瓢凉豆浆压了下去，开过几次之后，张大爷才说“这回好了。小子，快点喝吧！”我端着瓢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，豆浆不那么热的时候，我便一口气把豆浆喝下去。

父亲背着手站在灶边和张大爷聊天。他说：“我家孩子多，不怕老哥笑话，这些年，我家没做过豆腐。今年年景好，我家分了三十多斤豆子，老婆子还在场院边拣了6斤，够做两个年豆腐了。我和老婆子商量一下，今年说啥也得让孩子们吃上豆腐。”说完，父亲长出了一口气。张大爷用唾沫抿了下新拧的烟，递给父亲。

露出来，像一座座岛屿。而那浓厚的云，就浮在山腰。正如古人所云：“坠雾化为大海，诸峰点缀其上。”世界霎时安静极了！其实那是在酝酿一个更大的玄机。果然，又一场表演开始了：但见山谷中又涌动起来……像万马奔腾，又像有一面巨大的旗帜在挥舞，那云滚着、涌着……奔腾向下……奔腾向上……山谷一阵阵声浪，噢——噢——游人满脸兴奋，拊掌大叫，完全忘乎所以。

停！停！大自然的指挥棒忽然顿在了半空！那云都安静了下来，停在露出山尖的位置，一动不动。你们准备拍照吧。就这样！就这样！抓紧！抓紧！这就是云海。这一场的表演叫云海。

云退去了。所有的山峰都显露出来。一点儿云也没有。直让人怀疑刚才的事是否真的发生过，所有的山峰像被水洗过一般，清晰无比，伸手仿佛就能触到。

这时的人和山，真恍如两个世界：人间；仙境。

俗语云：黄山自古云成海。“怪哉雾也，非是不名海矣”。但真正看到云海却是

千载难逢。

●温泉

于晨曦中起床，抬头窗外是深秋的景色。一面大山迎面挡在落地窗前。赭红，明绿，深黄……各种色彩夹杂着，层层叠叠，真是层林尽染啊！大自然鬼斧神工，我的眼前，就是一幅壮丽的大画，镶在一面墙的洁净的落地窗外，如明人所云：“非摩诘之图不能尽其变。”

黄山，你叫我如何去比喻你。

昨晚上山，住在温泉酒店。知黄山温泉有名，袁中道《游黄山记》中，曾喻之“香洁为温泉冠”。至午夜11时，一行人兴致不减，去泡温泉。黑暗中，有人用手电引路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

天气已深秋转凉，空气清寒。四五人赤裸上身，走出室外，呵着寒气。于是赶紧泡入池中，立即被一股温暖包围着。那水滑滑的，仿佛是活的，非常好闻，有硫磺气味相夹。四周清静黑暗，只有头顶上有桂树婆娑。没有一点声音，仿佛这世界就我们几个人。



●云海

多年前在黄山排云亭，见过一次云海。难怪叫排云亭，真是排云呀！谁人给起的名字，真是太有才了！

那云蒸腾着，翻滚着，涌动着……在谷底上演着一场大戏；又仿佛天神和众精灵都出动了，开一个盛大的舞会。那云一忽儿涌上那深渊般的峡谷，一忽儿又平铺开，抹了山头。静一静，别出声，看它如何变戏法。不一会儿，那云又柔曼着，舒卷着，仿佛大家闺秀，不徐不急，轻轻挪动，沉下去，沉下去……于是一座座山头，慢慢显

●苏北